

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失踪之谜(上) ◆ 袁伟廷

侦探小说家居然人间蒸发

1926年12月4日,英格兰伯克郡仍然很冷。早晨8点,一个遛狗的十五岁吉卜赛少年杰克·贝斯特,在位于沙凌湖附近新地角旅游区的灌木丛中,发现一辆被遗弃的黑色莫里斯牌小轿车。汽车后座上扔着一件真皮大衣;旁边是一个散落出衣物的旅行箱,这些随身衣物,基本上是女用内衣一类的;车上还有一张过期驾照……杰克报了警。接到报警的伯克郡警察局立即行动,警长威廉·肯沃德亲自出马调查,因为通过驾照发现的这辆汽车主人的身份,正是大名鼎鼎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。

她的丈夫阿奇上校,立即从几十英里之外的高达明市返回斯泰尔家中。应警方要求,他提供了妻子详细的体貌特征:高挑身材,棕红头发,头戴丝绒帽子,身穿黑长袖羊毛开衫和灰裙子,外罩绿色连兜皮外衣。

阿加莎的秘书夏洛特·费雪小姐说,出事的前一天即12月3日21点45分,当她离开时,阿加莎曾提起要去周围走走。夏洛特还对警方说,当时阿加莎显得劳累过度。心情不佳,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好几天了。阿加莎走后不久,夏洛特在办公桌上发现阿加莎写的两封信,一封是给丈夫的,另一封是给夏洛特本人的。阿加莎在信中对夏洛特说,她要去约克郡,请取消一星期中的所有约会。

警方初步推测后,认为情况大概是这样的:1926年12月3日,这一天是星期五。早晨,在餐桌上,阿奇同妻子大吵了一场后,提着几件行李离开家,到达达明市和尼尔小姐共度周末去了。天黑以后,阿加莎看着熟睡的女儿,想着早晨与丈夫之间发生的争执,越想越气,她决然地在女儿罗萨琳的脸颊上一吻,然后匆匆地开着莫里斯小汽车,离开了自己的庄园……

整个英国都在寻找她

这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,刚刚因为出版《罗杰疑案》而成名,现在竟然真的成了悬疑故事的主角!她曾经用她的笔下重重迷

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的“最畅销的作家”,其著作已被超过一百种语言翻译,在世界各地累计发行近二十亿册。她的作品大多是侦探小说,充满了传奇色彩,引人入胜。其实,阿加莎自己的人生也充满传奇色彩。尽管她在自传中回避了她“失踪”的部分——1926年12月,她戏剧性地失踪了十一天,但在她身后,人们对此事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停止……

局,如今自己却身陷真实的迷局——还有比这更戏剧性的失踪吗?

整个英国沸腾了。1926年12月6日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开始刊登阿加莎失踪的消息。之后的几天内,各家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,以《阿加莎·克里斯蒂人间蒸发》《女小说家失踪之谜》等醒目的标题,以大篇幅披露事态的进展,其中不乏各种自杀或凶杀的猜测和假设。这件事情甚至很快传到了大西洋对岸,阿加莎失踪一事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的头版!

关于阿加莎的消息纷至沓来:有人说,在12月3日早上,她自己在山坡附近帮阿加莎发动过汽车,当时她正“双手抱着脑袋呻吟”;当地的一位化学家报告说,阿加莎经常同他谈论自杀的方法,妇女报告说,相片上的阿加莎与她早晨遇见的一个人完全相像,当时那个人神色木然,犹豫彷徨;另有两人则回忆说,一位体貌特征酷似阿加莎的人,衣服上结满了霜,向他们打听如何去找普那贝斯佛市……

在12月4日阿加莎心爱的莫里斯小汽车被发现后,负责此案的警察推断,阿加莎不慎将车驶出路面,继而跌落谷底,因而她幸存的可能性极低。于是,几百名警察开始进行大面积搜寻,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作为志愿者兴致勃勃地涌向伯克郡,参与寻找失踪的女作家,丘陵上居然集结了三千多辆外来的轿车。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分成三十人一组,在警察和警犬的带领下,像梳头发一样搜索整个山地;一些潜水员还搜索了附近的沙凌湖,希望获得有价值的线索;警方甚至派出一架小型飞机,在低空盘旋,以帮助人们搜寻。这是英

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动飞机寻人。在阿加莎失踪之后,由于民间反响强烈,当时的内政大臣希克斯勒令警方尽快破案。

人们很快就发现,阿加莎丢弃汽车的地方,有一片幽深的池塘叫“寂静池”,这个地点曾经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出现过,书中有一个角色掉进这口池塘淹死了。敏感的人们开始希望警方对池塘里的东西进行打捞,在一无所获后,人们松了一口气。但紧接着,一些侦探逃开,始怀疑,他们的偶像是否在故布疑阵?

此事与母亲去世有关吗

阿加莎的婆婆向媒体透露,阿加莎在离家前一天去探望过她,看上去有些忧郁。于是,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八个月前,也是在1926年,发生在阿加莎身上的一场重大变故——她亲爱的母亲克拉拉去世了。

在十三岁以前,阿加莎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,而这完全来自母亲单方面的决定。克拉拉突发奇想地觉得,最小的女儿应该留在自己身边。喜欢文学的克拉拉,常常给女儿谈世界文学名著。不过每晚给阿加莎讲睡前故事时,克拉拉都会另起炉灶,因为她总记不得前一晚讲到哪里了。而阿加莎也总是对那些充满创造力、永远没有结尾的即兴故事,心怀不满和憧憬,有时她索性自己编故事。

在这种另辟蹊径的教育方式下,阿加莎长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。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强烈的情感表达。阿加莎依恋甚至崇拜母亲克拉拉,几乎无条件地听从母亲的任何话。直到十二岁那年,她

遇见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阿奇博尔德·克里斯蒂(昵称阿奇),她居然自己做主,要嫁给他。

但是,克拉拉坚决反对女儿与阿奇结婚。她极力反对这桩婚事,不单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,更因为她对阿奇不看好。在这个相貌英俊、举止潇洒、言语极会讨人欢心的男人身上,克拉拉看到了潜在的危险。这一次,昔日对母亲言听计从的阿加莎,违背了克拉拉的意愿。阿奇当时正在空军部队里担任飞行员,即将飞往法国参战,于是在1914年圣诞节前夕,阿加莎临时决定举行婚礼。阿加莎就这样独自结婚了,包括克拉拉在内的所有亲人,都是在事后才被告知。尽管这个当年不愿参加女儿婚礼的老太太,到死都和女儿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,但她的离去对阿加莎仍然造成了极大的打击,阿加莎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……

她的丈夫成为最大嫌疑人

1914年,阿加莎与阿奇在教堂举办了婚礼。婚后,战火骤起,他们天各一方。就在阿奇威武雄壮地在天空驰骋的同时,阿加莎作为护士在托基医院照料伤员,并暗自对毒药柜大感兴趣。接着,她的波洛系列小说的第一篇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于1920年问世。随着《罗杰·阿克罗伊德命案》《暗藏杀机》《高尔夫球场的疑云》等新的侦探小说相继出版,阿加莎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侦探小说家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婚姻渐渐偏离了两人预想的轨道。他们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罗萨琳,但家庭生活却很不如意。已经成为上校的阿奇,由于鼻翼问题,无法继续飞行员生涯,只好转向行政工作,此后又投身商海。一开始,他对妻子的写作十分支持,但随着阿加莎成为著名的侦探小说家,阿奇不安地发现,自己当初迷恋的那个甜美娴静的女孩,已变成了一个更独立自信,也明显比他更成功的女人。失落感使他沉醉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,终于有一天,他被俏丽的年轻女孩南希·尼尔的魅力征服了。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16.奇怪的30秒

回到市局。一进行为科学小组的办公室,只见林香茗正专心致志地在一块小白板上勾勾划划,开列出2号凶嫌的作案时间、地点以及在每个现场发现的物证,以对其犯罪人格进行剖析。

“香茗!”郭小芬指着马笑中说,“我做主,给咱们专案组添个人!”林香茗同意了。

刘思缈说:“这个案子——至少1号凶嫌的身份,我认为已经可以认定,剩下的只是缉捕。”语惊四座。“你知道1号凶嫌是谁?”林香茗问。刘思缈点点头。“谁?”“就是贾魁!”刘思缈说:“我通过问询与陈丹住在同一宿舍的程翠翠,得知贾魁是在陈丹出事的前一天,让程翠翠偷出陈丹的日记的,早不偷晚不偷,偏偏在陈丹出事之前偷,摆明了是要作案,提前销毁不利于他的证据。”

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,林香茗听了没两句,神情紧张起来:“你们确认她的安全?已经报警了吗?好!好!我马上赶过去!”放下电话,林香茗说:“是仁济医院于护士长打来的电话,就在5分钟前,有个形迹可疑的人闯进小白楼,似乎是要对陈丹不利……”

林香茗他们赶到后,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,就进入小白楼,一直向前,当冲在最前面的马笑中,将要推开那扇将一层楼道隔断为两部分的玻璃门进入里面时,站在门里面的于护士长把他推出来了:“别进去了,咱们就在外面说吧。”

据于护士长介绍,今晚在小白楼里值班的是小乔护士和护工潘秀丽两个人。大约9点左右,一个用墨镜遮了半张脸的人走进楼里,当时小乔护士在洗手间,只有潘秀丽在拿着墩布擦地。那个人问她,陈丹住在哪个房间,潘丽指给他112,等那个人在楼道尽头拐弯了,反应迟钝的潘秀丽才觉得有点不对头,上去一看,那个人已经走进112房间,从怀里抽出一把刀,站在陈丹的病床前,潘秀丽一面大叫一面抡起墩布打过去,不知道为什么,那

个人没有抵抗,而是一溜烟跑掉了。小乔护士闻声从洗手间里出来,了解情况之后,立刻报警,并给于护士长打了电话。

“现在,陈丹没事吧?”林香茗问。小乔说:“陈丹一直在昏迷,中间骚动那会儿,她稍微醒了一下,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现在又睡着了。”郭小芬一指玻璃门的上方:“这里不是安装着摄像机吗?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看,不就知道歹徒是谁了吗?”于护士长摇摇头:“那摄像机没有开,只是个摆设……”林香茗生气的说:“马上把摄像机开机,保证其正常监控!”然后又给赶来的附近派出所的所长下令:“你派警员,24小时在这里值班,没有我的命令,这小白楼永远也不能撤岗!”

一直蹲在地上检查足迹的刘思缈站起身,长长地吁了口气。林香茗问:“有什么收获吗?”刘思缈轻轻点点头:“虽然这里足迹非常多,但是由于地面事先被擦得很干净,所以每个足迹都很清晰,我从中提取了一组最有价值的足迹,并进行了步幅特征和步态特征的比对,结果是——”她停顿了片刻,接着说:“结果是,和通汇河北岸无名女尸案现场的足迹属于同一个人!”

“可惜,那个摄像机没有开……”林香茗痛惜地说。“开不开都没什么关系,一定就是贾魁。我想起来了,我到华文大学找程翠翠说话时,曾经在小花园里撞见过他。他似乎是冲程翠翠来的,但一见我就溜掉了。想必他偷听到我和程翠翠的对话,知道警方已经怀疑到他了,所以才赶过来,想杀人灭口!”

刘思缈说话的时候,郭小芬一直在看那两扇玻璃门。等她讲完了,郭小芬推开门走进来,化验室、B超室、心电图室、ICU……尽头,左拐,就是陈丹住的112房间,现在马笑中正在里面探望陈丹。

郭小芬突然问潘秀丽:“从你把陈丹住在112房间告诉那个歹徒,到发现他站在陈丹床前要行凶,经过了多长时间?”潘秀丽嘟囔了半天,也没说出个三六九。“这样吧,我来扮演那个歹徒。咱们把当时的场景重新表演一遍。”郭小芬说,试验证明,那个歹徒拿着一把刀,在陈丹的病房里里整整站了30秒。“那扇玻璃门,证实了我的一个推理;可是这个30秒,却又把我搞糊涂了……”郭小芬叹息道。

24.幸福的小家庭

张洵澎与蔡国强的初遇并没有旁人想象得那么浪漫,两人是通过“媒人”介绍相识的,而这个介绍人,就是张洵澎的姨母,蔡国强的中学老师——当时在复旦中学当政治老师的钟福玲。这位曾经先后两届的上海市三八红旗手。

当家人们开始为张洵澎的终生大事操心时,姨母于是想起了她教过的一个学生——蔡国强。

蔡国强。蔡国强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篮球运动员,是当时上海篮球队的绝对主力,名气很响,走在马路上,常常会有“球迷”疯狂地大喊他的名字,哪怕隔着一马路照样大喊他的名字。

张洵澎的爸爸妈妈对于运动员很喜欢。张遇冬先生年轻时也爱好打篮球和乒乓,而钟福梅女士则是热爱田径运动。当时的蔡国强工资低了点,只有44元。张洵澎的开明的父母说,工资低不要紧,关键是人好。

他们两个一个是戏曲明星,一个是体坛明星,但是两人的交往还是遵循了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方式——看照片。不过这照片倒是看得有些“与众不同”。成婚后,蔡国强告诉张洵澎,当初姨母钟福玲给他看的照片,是张洵澎仅四个月大的一张着色小照,蔡国强有些不知所措地说,“这么小啊?”姨母幽默地说,“现在大了!哈哈……”

张洵澎回忆说:“当时的上海滩,几乎没有不知道蔡国强的,我也听到过他的大名。虽然爸爸妈妈都喜欢体育运动,但我自己从来不看篮球,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记忆中,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小姨母的家里。那天的蔡国强穿了一件白色圆领运动衫、网球短裤,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。一米八八的个头,站在眼前的这位健康、阳光的男子,让张洵澎是“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”。相亲那天,张洵澎刚随剧团下乡“搞四清”回来休假。但要无缘分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,蔡国强对于张洵澎也是一见钟情,第一眼就认定她,就是自己生命中的那一半了。当时姨母问了蔡国强:“你觉得怎么样?”蔡国强想都没想,就说了两个字:“满意。”

他们的约会,和当时的年轻人看电影、逛马路不一样,张洵澎和蔡国强两人约会的场

所基本上都是蔡国强鏖战的球场上。张洵澎喜欢坐在观众席上看蔡国强矫健的身姿,而场上的蔡国强永远是看台上球迷们议论的焦点。张洵澎静静地坐在他们中间,听他们传播着有关蔡国强的种种“八卦”。

又一次,一个球迷自以为是的说,“蔡国强是‘吊眼皮’”。坐在一边的张洵澎差一点儿就笑出声来,也不去揭穿他们。但是,每当有

着“神投手”称号的蔡国强准备投篮的时候,观众席上的球迷们会踏着地板,发出一阵阵整齐的声音,异口同声地喊“蔡、蔡、蔡!”张洵澎虽然没有做声,心里却是又兴奋又紧张。“这个时候,我知道,就是他了!”

一年半以后,两人有了幸福的小家庭;又过了一年多,他们漂亮的儿子蔡一磊诞生了。张洵澎感受到了蔡国强不仅非常豪爽、慷慨,好交朋友,在生活中,又是个对妻子体贴得无微不至的好丈夫。在妻子、儿子的记忆中,蔡国强的身边永远只有两元钱。当时,在上海队服役的蔡国强一个月的工资是44元(后来涨到45元),虽然那时候的运动员工资都不高,但当时运动员的伙食都是

运动队统一解决,不用花自己的钱,所以这笔工资家用应该还算得上可以。但蔡国强好客,朋友多,对于朋友一向是有求必应,有时候在路上碰到朋友,也会不由分说地请人家下馆子。至于上门做客之人,那更是不用说了,当然要倾其所有地招待。因此,常常是发了工资没多久,蔡国强的口袋里就只剩下2块钱了。对于这样一个丈夫,有些妻子也许会抱怨,会想办法控制丈夫的经济。但张洵澎却不如此,她不仅不限制丈夫交友,反而为蔡国强的“仗义疏财”感到骄傲,鼓励蔡国强帮人,欢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做客。

蔡国强人长得十分帅气、尤其是性格豪爽、人品高尚,事业有成,有人把他称为篮球界的“神投手”和“拼命三郎”,自然也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不过张洵澎对于蔡国强倒是一百二十个放心,甚至对于那些突然落到丈夫头上的“桃花运”觉得非常有趣。而最让张洵澎觉得有意思的是一次和蔡国强有关的“异国情缘”。



张洵澎的人生历程



秦来来 杜竹敏